

南宋詩人對北方遺民境遇的想像與書寫

靖康之難後，徽欽二宗被擄北上，北宋臣民不是倉皇南逃，就是無奈地接受異族的統治。宋室南遷，並未如廣大軍民的期望能收復失土，最後亡於蒙古鐵騎。在這段期間，宋代詩人對北方遺民的境遇及光復北方等論題有著豐富的論述，本計畫即嘗試以此為範圍，探究相關詩作的內容與各詩人作品的特殊面向，另外也將以文化與文學史的角度，提出個人的看法。

首先，將以作家為單位，討論其相關之詩作。

一、 陳與義

從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人犯京師起，陳與義即開始逃難的旅程。他在面對這突然的變故時，著重的是歷經世亂的個人感受，例如擔憂不能回鄉「兵甲無歸日，江湖送老身」〈晚晴野望〉、身處異鄉的不適「殊俗問津言語異，長年為客歧路難」〈次韻謝呂居仁居仁時寓賀州〉等；他也對靖康之亂作過多方的思索，緬懷昔日良臣、期望報國有壯士，他還曾嘗試將金兵南侵看成對北宋朝廷的諫言：「終待胡鋒作爭臣」〈鄧州西軒書事十首〉之五）。他曾設想到被擄至北方的徽欽二帝處境之艱難：「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有感再賦〉，但卻未曾考慮到陷金人民的境遇。而在談到國破的種種情事時，陳與義也傾向於使用詩意、文雅的語詞來作含蓄的表現。

二、 范成大

我將以范寫於乾道六年的使金紀行絕句為中心，探究他如何使用最具現實感的「紀行」體裁來描寫北方遺民的境遇，而這其中又如何摻雜了對故土的想像與描摹。據《攬轡錄》所載，范成大於「乾道六年閏五月被命以資政殿大學士與崇信節度使」，他於「六月甲子出國門」、「八月戊午度淮」，九月戊子覲金主於燕山城（金稱中都，今之北京），金主許歸欽宗靈柩而不易受書禮，至十月戊午渡淮還朝。今使金絕句共 72 首，始於渡淮，終於至燕山城會同館，可說為去程之忠實紀錄。

使金絕句本該記錄即目之所見，然而除了少數的詩篇外，其餘的都混合了詩人人特殊的觀點。先以讀來應是寫實的〈州橋〉及〈相州〉二詩為例，前者寫汴京父老詢問范「幾時真有六軍來」、後者則寫年老的車夫「茹痛含辛說亂華」，這兩件事在范同時寫作的《攬轡錄》中並未記載，而且像錢鍾書等學者也不認為是事實¹，而揆諸宋人的記載這事發生的可能性並不大²。然而范為什麼要這麼寫

呢？應該說這是藝術加工後主觀情感之投射。他結合之前的某些觀察，強調了北方遺民人心思漢的一面，也表達了自己對故土重光的期望。

事實上，范成大使金詩的寫作，基本上是靠著他濃厚的民族思想來完成的。

他以面對故土遺民的心態親身觀察北宋故土的現況，使讀者在逐一閱讀諸詩後，漸次形成一根深柢固的印象——即今日的金朝領地是多麼的蠻荒。他不斷地將金朝領地和宋治時期的繁華相比，以突顯其地的殘破荒涼。〈宜春苑〉中今日是「狐塚獾蹊滿路隅」，和當年的氣派相去多麼懸殊。而「京師諸市皆荒索」（〈市街〉註）也與「軟紅佳麗地」絕不相稱。此外，他也拿今日的金朝領地與更早以前的朝代相比，以達成同樣的效果。他說邯鄲原為漢戚夫人故鄉，但范北使時「驛後有磔犬祭天者，大抵盡為胡俗」，所以「腥羶」已甚，無復當年之潔淨。這裡

，強調的是胡人的野蠻殘忍，藉以反襯漢人的文明開化。

在其他的詩作中，范成大則藉由北地的飲水（「味苦仍鹹似海潮」（〈固城〉）、疾病（〈望都〉註「縣人多癯」）、氣候、景觀（〈灰洞〉註「塵土坌積，咫尺不辨人物」）等，呈現其落後、不適人居的一面。

綜上所言，可知范成大透過各種修辭策略，精心建構了北地荒漠、苦寒、灰暗、野蠻等質素交錯的圖象，成功地塑造了一個非人的境域。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分析范成大對金人的稱呼，則除了較中性的「北人」、「奚」、「胡」等之外，多帶有貶抑的意味，其中亦不乏強烈的指責與不齒者。像「寇」、「盜」、「妖祲」等，把金人的佔據北宋故土看成是強盜寇賊的行為，因此又稱其設施為一「偽」的行徑，而不免帶有文化上的自豪（如〈耶律侍郎〉一詩取笑耶律之不識漢字）；他又進一步把金人動物化，說他們是「犬羊」，他們的氣味「羶腥」難聞，他們骯髒不潔，若故土重光，也難以洗去他們所留下的臭味與污垢：「他年若作清宮使，不挽天河洗不清」（〈宣德樓〉）、「如今爛被胡羶浼，不似滄浪可濯纓」（〈呼沱河〉）。而這種種「非人化」金朝統治者的修辭手法，正是劃分種族所用的典型範例 3。

最後我們來談談范成大的其他詩篇。他曾經寫作南宋農民的艱苦生活，如前後〈催租行〉、〈蠶絲行〉等，就連著名的〈四時田園雜興〉也有類似的描寫。這些詩篇所反映出來的吏治情形與使金詩中所反映的金人吏治是不是同樣令人髮指？但詩人對此卻無自覺，其根本的原因是什麼呢？在文化上自認為漢人的這種族群意識使他在面對同樣的情形時卻採取不甚相同的立場：他雖然對二者皆加撻伐，但基本上他反對金朝的統治北方、對金政權不懷好感，但對南宋政權卻予以擁護、希望它能更加鞏固。本文不在評判范的此種態度，只是想藉其詩篇之創作來指出這種深藏在詩人意識底層的國族認同是多麼強烈地主導了詩人觀看事物的方式。而且，我們更要知道范成大不但具有親身出使金朝的經驗，且對當地做過深入的觀察，但這樣的經歷並不能讓他脫離文化的蔽障，又何況是其他的詩

人呢？

三、韓元吉

韓元吉在乾道九年癸巳以試禮部尚書、賀金生辰使的身分出使金國。然而，在他的詩作中並未集中且大量地反映使金的見聞與觀察。可信寫於此時的〈狼山〉、〈望靈壽致拜祖塋〉與〈渡河有感〉三首詩，俱皆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其早日收復故土的希望。若證諸其〈書《朔行日記》後〉所云，則〈望靈壽致拜祖塋〉云「殷懃父老如相識，只問天兵早晚來」恐怕和范成大的〈州橋〉等詩一樣，非寫實事，而為當時詩人普遍使用的一種寫作策略，並未具體刻劃北方遺民的生活與處境。

所以，我們只能從他對金人的描摹來推測北方遺民的境遇：他認為金人侵略者，如同兇猛的老鴟、虎兇，是竊人家園的賊奴（〈玩鞭亭〉）。在這樣的情況下，唯有修明內政、增強國力，才能完成統一中原的大業，解救北方的遺民。他的整個論述架構主要奠基於胡漢之分、夷夏之防的傳統民族觀念上，因此所呈現的詩境也就偏於抽象的指涉，對於了解北方遺民真正的想法與改變並無實際的幫助。

不過，韓元吉也像范成大一樣，對南宋朝廷的吏治弊病有深刻的觀察，〈永豐行〉提到圩田老農進退兩難的處境：「無田赴水均一死，善政養民那得爾」，即便如此，文化上的認同仍使他無法自覺這樣的狀況和活在如鴟虎般的金人統治下之人民有何不同？

四、陸游

陸游向以其豐富而洋溢著感情的愛國詩聞名，但他對遺民的描寫卻非常刻板：陷金遺民境遇悲慘、懷念故國、期待王師早日北伐。他說「遺民淪左衽，何由雪煩冤」（〈感興〉）、受群胡「魚肉」（〈夜讀岑嘉州詩集〉）、「遺民膏血飽豺狼」（〈題海首座俠客像〉）、忍受「虜法如秦酷」（〈追憶征西幕中舊事〉）的關輔遺民悲傷莫名。所以，他們能做的就是思念故土、癡癡等待國土重光：「遺民忍死忘恢復，幾處今宵垂淚痕」（〈關山月〉）、「遺民淚盡胡塵裡，南望王師又一年」（〈秋夜將曉出籬門迎涼有感〉）、「遺民猶望岳家軍」（〈書憤〉）。

陸游真正的關懷在收復中原失土，所以他多方描述出兵北伐、傳捷功成的歡樂場面，然而此一景象原為詩人想像中之畫面，故又多以夢的形式出現。對陸游來說，北伐勝利即是拯救遺民的必要舉措。很有趣的是，在這些詩作中，焦點往往集中在出兵時的壯盛軍容以及滅虜後的歡欣鼓舞，至於中間的艱苦過程則幾乎完全被忽略。就以〈大將出師歌〉為例，前面講送行的壯大場面以及軍容的威盛，

接著交代「行營幕宿咸陽原」，而後就是「天聲一震胡已亡，捷書奕奕如飛電」。
〈夜觀秦蜀地圖〉云「咸陽不勞三日到，幽州正可一炬空」、〈碧海行〉「徑持河洛還聖主，更度遼碣清妖氛」等都有類似的情形。陸游對北伐有他「先取關中次河北」的規畫，但卻很少將此勢必耗時長久的征戰過程形諸文字，這可能是他意在激勵士氣，所以略而不言；也可能熱忱難當，不暇及此。除了寫軍容的壯盛、得勝的歡快外，他也較詳細地談到國土重光後的政治措施：「先當營七廟，次第畫九衢」（〈觀大散關圖有感〉）；金人稍戰即降的場景：「馬前嗚咽爭乞降，滿地縱橫投劍戟」（〈戰城南〉）。更特別的是，他以光復北方後人民的行為作為勝利的表徵、也同時意味著達成了解救遺民的任務：「涼州女兒滿高樓，梳頭已學京都樣」（〈五月十一日夜且半夢從大駕親征盡復漢唐故地見城邑人物繁麗云西涼府也喜甚馬上作長句未終篇而覺乃足成之〉）、「落蕃遺民立道邊，白髮如霜淚如雨。褊裒胡兒作窮鼠，競裹胡頭改胡語」（〈出塞曲〉）。

以上滅胡還京的內容，常是陸游的夢境。而陸游為何選擇以「夢」來表現呢？首先，我們要知道，陸游所描繪的夢境是其理想的具體呈現，他曾說「壯觀空存夢想間」（〈聞虜政衰亂掃蕩有期喜成口號〉）。在夢裡，他可以「縱橫草疏論遷都」（〈記夢〉），遊歷關中、盡覽黃河、行軍太行，或是「至洛中觀牡丹繁麗溢目」（原詩題為〈夢至洛中觀牡丹繁麗溢目覺而有賦〉），當然更不乏北伐勝利的大量描寫。他還常在詩題中詳細說明其夢中所見，表現了他對這些夢境的珍惜。如〈夢遊山水奇麗處有古宮觀云雲臺觀也〉、〈夜夢從數客雨中載酒出游山川城闕極雄麗云長安也因與客馬上分韻作詩得遊字〉、〈丙午十月十三夜夢過一大冢傍人爲余言此荆軻墓也按地志荆軻墓在關中感歎賦詩〉、〈十二月二日夜夢與客並馬行黃河上息於古驛〉、〈九月十六日夜夢駐軍河外遣使招降諸城覺而有作〉等。在這些夢裡，陸游得以置身於其想像中最美好快樂的情境中，但是夢境的美好也反面證成了現實的殘酷，因此這些作夢才能成真的場景一再魅惑著滿懷愛國熱情的詩人，也讓他一次又一次地面對現實世界此一理想的匱乏。（〈記九月三十日夜半夢〉前一句寫此夢之壯，中間七句寫捷報傳來、國土重光、正等著施設太平事業，最後一句「誰遣晨雞苦喚回」則將留戀不已的詩人帶回現實中來）。他在老年時，自知不再可能從軍殺敵、參與北伐大業，所以偶而重做少時鐵馬冰河、慷慨高歌的老夢時，還稱之為「異夢」。夢在這時不僅反映詩人的理想，還更進一步表現了他的頹喪與消沈，夢中逝去的青春與壯志永遠對顯著今時的衰老與無奈：「驚回萬里關河夢，滴碎孤臣犬馬心」（〈秋夜聞雨〉）。陸游在編織這些美好的夢境時，心裡卻很清楚這些是他衷心想望的替代品：在〈雪中忽起從戎之興戲作〉一詩中，他對一時之興的描繪與其多首夢詩的內容幾乎是一模一樣的。這也就是他說「駿馬寶刀俱一夢」（〈小園〉）的深層原因。

陸游的這些相關論述皆呈顯了一種強烈的想像質素：他的北伐詩篇裡所使用的地名、將軍名甚至戰役等，絕大部分是承襲邊塞詩傳統而來的，對金人佔據的北方之真正地名與實際的邊防情形並未作翔實的反映。詩篇中一再出現的「玉

關、「沙苑」、「青海」、「天山」、「祁連」、「玉關」、「拂雲祠」、「受降城」、「匈奴」、「嫖姚師」、「銘燕然」等詞彙所展現的氛圍即是馳騁在文學世界中的殺伐征戰與英雄傳奇，和現實世界中的宋金對峙的情勢關連並不緊密。另外，陸游在相關詩作中也常常畫出王師北征成功後的國界，是包括了北庭安西等所謂的「漢唐故地」，試問以宋的國力，能先盡復北宋故土已屬艱難，因此陸游所擘劃的恢復故地的藍圖也是相當誇張的計畫。陸游曾在〈龍眠畫馬〉一詩中提到宋廷買自西南夷的馬骨瘦氣弱，根本不堪一戰；〈得韓無咎書寄使虜時宴東都驛中所作小闋〉談到北地的民風為「舞女不記宣和妝，盧兒盡能女真語」。但不管如何，即令范成大的使金絕句裡也有類似的描述，詩人還是頑固地選擇了他願意接受的情況並作回應：他有一詩詩題即為〈夜讀范至能攬轡錄言中原父老見使者多揮涕感其事作絕句〉。

五、楊萬里

和范成大、陸游同時的楊萬里，對北方遺民的境遇著墨甚少，除了〈初入淮河四絕句〉之四外（此詩頗有范成大使金絕句中〈州橋〉詩的意味，也是寫中原父老渴望王師解救的情形），大多只以極度象和文雅的語言約略提到。例如他會以「乾坤裂未補」（〈得親老家問〉）來暗示北方的失陷，或是用「坐令百姓萬里外，墮在二陝三輔間」（〈送蔡定夫提舉正字使廣東〉）來表示關輔人民之被棄，評丘宗卿使北詩流露的豪氣云「（丘）誓取胡頭為飲器，盡與遺民解魑髻」（〈跋丘宗卿侍郎見贈使北詩一軸〉），表示要使遺民重回祖國懷抱、復著華服。

不過楊萬里比較特別的是對「淮河作為宋金邊界」感到極度的疑懼與不安：他說「何必桑乾方是遠，（淮河）中流以北即天涯」（〈初入淮河四絕句〉）、「此去中原三里許，一條玉帶界天橫」（〈登楚州城〉）、「白溝舊在鴻溝外，易水今移淮水前」（〈題盱眙軍東南第一山〉）。

結論

一. 在南宋詩人書寫北方遺民境遇的作品中，多以金人的殘暴、北方的荒涼以及遺民的等待拯救為主流。但像范成大、陸游與楊萬里等，也刻劃了南宋人民賦稅的沈重與吏治的腐敗，但他們卻始終認為北方的遺民比南方的人民更為可憐。這樣的情形適可映證「文化」對文學作品之重大影響，這裡的「文化」指的是深植於中國文化中的「華夷之辨」，詩人們始終相信我族對同族一定比他族對我族好，所以即使從他們敏銳的觀察與實際的書寫裡，已經碰觸到了真相，卻不能形成更為創新的論述。

二. 隨著南遷時日的增長，詩人對北方的想像也就更為虛幻。像陸游的相關詩

作，雖然雄放豪邁、充滿著撼動人心的力量，但他對北方卻缺乏真實的認識，以致流露出近乎幻想的空談意味，這樣的書寫質素，同時意味著恢復中原的希望是愈來愈渺茫了。

三. 同樣是書寫故土，不但詩人本身有數量上的差異，詩人間也有相當的不同。前者如范成大，在寫完使金絕句後便極少再寫作相關的詩篇了。後者如范成大和韓元吉都有深入金國的出使經驗，但范的使金絕句卻遠比韓的相關詩作多，而且內容也遠比韓作豐富，其論述之方式亦多有創新。而同樣有出使至淮河流域經驗的楊萬里似乎對這個主題並未投注太多的關心，以致其相關詩作顯得老套陳腐。這裡面最特別的要算是陸游了，他只有幾年防邊的經歷，但對此主題卻始終保持高度的興趣，並且創作了數量最為龐大的有關詩篇。

四. 南宋詩人對北方遺民與異族的書寫，基本上承襲了邊塞詩傳統的某些特點，例如大量使用李將軍、天山、青海、祁連等典故，以胡虜、盜寇等稱呼金人。不過，像范成大的使金絕句就以縝密的修辭策略，醜化北方的金人，這在以前的邊塞詩中是較少出現的。

註：

1. 景宏業〈范成大出使金國所作詩藝術蠡測〉（《晉陽學刊》1997年第6期）認為由〈樂城〉一詩責罵縣令事看來「〈州橋〉中所寫的北宋遺民，在如此暴政下，只能將渴望恢復之意"中心藏之"，而絲毫不敢形之於色。」另錢鐘書《宋詩選注》〈州橋〉後註亦云「斷沒有遺老敢在金國南京的大街上攔住宋朝使臣問為什麼宋兵不打回老家來的」。

2. 比范出使略後三年的韓元吉〈書《朔行日記》後〉「異時使者率畏風埃，避嫌疑，緊閉車內，一語不敢接，豈古之所謂『覘國』者哉！故自渡淮，雖駐車乞漿，下馬盥手，遇小兒婦女，率以言挑之，又使親故之從行者反復私焉，然後知中原之人怨敵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舉也。」（《南澗甲乙稿》卷16）

3. 「種族界線的建立是一個一般性的過程，它試圖無視一個基本事實，即所有的人——雖然外表迥異——至少就作為人而言，都是一樣的。擁護分界的語言策略將其他人同發言者疏離至如此之遠，似乎他們根本就不是人而是其他物種（結果是在作品中往往出現動物意象）。他們被定型為幼稚、迷信、野蠻或無知。見張京媛《文學批評術語》頁413。